

詩話百一抄

刘逸生 著

中国书店出版社

詩話百一抄

刘逸生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话百一抄/刘逸生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5153-4387-7

I. ①诗... II. ①刘... III. ①诗话—诗歌研究—中国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72587号

责任编辑 骆 军 张 婷

装帧设计 瞿中华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 址 www.cyp.com.cn

门市部 010-57350370

编辑部 010-57350419

印 刷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889×1194 1/32

印 张 7.125

字 数 150千字

版 次 2016年10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 价 42.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57350337

叙

叙曰：自皎然示人以诗式，欧公始创为诗话，尔后作者，实繁有徒。踵武继声，汗青相续。良楮杂出，瑕瑜不掩。上者卓然成家，下者呼类酬应而已。灾梨貽讥，读者病焉。虽万有不齐，其可采者，固皆艺术论也。尝谓纵之千祀，横之六合，谈诗斐亶，实可屈指，斯业之盛，首视吾华。杜公云：诗是吾家事。缅怀前哲，不其懿欤！而故籍深秘，刊契多门，网罗擷集，昔所未备，取精探隐，仍俟后来。偶以暇日，汎览斯文，苑彼宝山，辄浮幽想。爰摘其可玩者，录为一集，用备遗忘；钞撮之餘，不无触发，遂亦随流乘坎，聊托所怀，敢附诤臣，实同画墁。家鲜藏鍼，性复拙略，邓林未接，禹穴空闻，盖所见之简篇，既未及百之一，今所录者，又所见之百一耳。岂谓正名，从其实也。世有君子，其亦以不贤识小而谅诸！岁次丁巳逸堂老人。

目录

叙·····	(1)
--------	-----

《诗式》九则·····	皎然(1)
《六一诗话》四则·····	欧阳修(3)
《温公续诗话》三则·····	司马光(7)
《叶先生诗话》七则·····	叶梦得(9)
《唐子西文录》六则·····	强行父(13)
《后山诗话》四则·····	陈师道(16)
《竹坡诗话》六则·····	周紫芝(18)
《紫薇诗话》四则·····	吕本中(21)
《许彦周诗话》四则·····	许顗(23)
《庚溪诗话》二则·····	陈岩肖(25)
《艇斋诗话》三则·····	曾季狸(27)
《藏海诗话》六则·····	吴可(29)
《韵语阳秋》十二则·····	葛立方(32)
《诚斋诗话》五则·····	杨万里(40)
《白石道人诗说》六则·····	姜夔(44)
《对床夜语》九则·····	范晞文(47)
《蛰(下“石”)溪诗话》七则·····	黄徹(52)
《岁寒堂诗话》五则·····	张戒(57)
《淳南诗话》九则·····	王若虚(60)

《娱书堂诗话》三则	赵与峕 (65)
《吴礼部诗话》三则	吴师道 (67)
《麓堂诗话》三则	李东阳 (70)
《升庵诗话》八则	杨慎 (72)
《四溟诗话》十三则	谢榛 (77)
《艺苑卮言》九则	王世贞 (82)
《艺圃撷馀》五则	王世懋 (87)
《存馀堂诗话》二则	朱承爵 (90)
《夷白斋诗话》二则	顾元庆 (91)
《南濠诗话》四则	都穆 (93)
《诗镜总论》十则	陆时雍 (95)
《薑斋诗话》十三则	王夫之 (99)
《带经堂诗话》十八则	王士禛 (107)
《答万季野问》六则	吴乔 (116)
《恬致堂诗话》一则	李日华 (121)
《拜经楼诗话》三则	吴騫 (123)
《小清华园诗谈》三则	王寿昌 (127)
《艺苑名言》七则	蒋澜 (131)
《停云阁诗话》四则	李家瑞 (135)
《诗概》二十九则	刘熙载 (138)
《樵隐诗话》五则	林钧 (145)
《馀墨偶谈》三则	孙澧 (149)
《诗法萃编识语》五则	许印芳 (152)
《陈石遗先生谈艺录》十二则	黄曾樾 (160)

《诗说杂记》二则	陶明濬 (166)
《养自然斋诗话》三则	钟骏声 (168)
《原诗》(选录)	叶 燮 (170)
《一瓢诗话》十四则	薛 雪 (175)
《谈龙录》三则	赵执信 (180)
《螭斋诗话》二则	施闰章 (183)
《漫堂说诗》一则	宋 莘 (185)
《而庵诗话》七则	徐 增 (187)
《诗学纂闻》四则	汪师韩 (191)
《说诗晬语》九则	沈德潜 (194)
《秋窗随笔》四则	马 位 (197)
《野鸿诗稿》六则	黄子云 (199)
《说诗薈蓊》六则	吴雷发 (202)
《贞一斋诗说》十二则	李重华 (205)
《岷佣说诗》十一则	施补华 (209)
《养一斋诗话》十二则	潘德輿 (213)

《诗式》九则

皎 然

一

诗有四不：气商而不怒，怒则失于风流。力劲而不露，露则伤于斤斧。情多而不暗，暗则伤于拙钝。才赡而不疏，疏则损于筋脉。

二

诗有四深：气象氤氲，由深于体势。意度盘礴，由深于作用。用律不滞，由深于声对。用事不直，由深于义类。

三

诗有二要：要力全而不苦涩。要气足而不怒张。

四

诗有二废：虽欲废巧尚直，而思致不得置。虽欲废言尚意，而典丽不得遗。

五

诗有四离：虽有道情而离深僻。虽欲经史而离书生。

虽尚高逸而离迂远。虽欲飞动而离轻浮。

六

诗有六迷：以虚诞为高古。以缓慢为澹泞。以错用意而为独善。以诡怪而为新奇。以烂熟而为稳约。以气少力弱而为容易。

七

诗有六至：至险而不僻。至奇而不差。至丽而自然。至苦而无迹。至近而愈远。至放而不迂。

八

诗有七得：一识理。二高古。三典丽。四风流。五精神。六质幹。七体裁。

九

诗有五格：不用事第一。作用事第二其有不用事而措意不高者黜入第二格。直用事第三其中亦有不用事而格稍下贬居第三。有事无事第四比于第三格中稍下故入第四。有事无事情格俱下第五情格俱下可知也。

按，以上论诗之高下得失，乃诗式之总纲。然时移世远，所举各条，有可解者，有略可意会者，亦有不甚了了者。以其为唐人论诗法之作，故录而存之。

《六一诗话》四则

欧阳修

梅圣俞尝于范希文席上赋河豚鱼，诗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河豚当是时，贵不数鱼虾。”河豚常出于春暮，群游水上，食絮而肥。南人多与荻芽为羹，云最美。故知诗者，谓只破题两句，已道尽河豚好处。圣俞平生苦于吟咏，以闲远古淡为意，故其构思极艰。此诗作于樽俎之间，笔力雄贍，顷刻而成，遂为绝唱。

按，王夫之不喜圣俞此诗。《薑斋诗话》云：“以神理相取，在远近之间，才着手便捉煞，一放手又飘忽去。如‘物在人亡无见期’（按，李颀《题卢五旧居》诗），捉煞了也。如宋人咏河豚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饶他有理，终是与河豚没交涉。‘青青河畔草’与‘绵绵思远道’（按，蔡邕《饮马长城窟行》）何以相因依，相含吐？神理凑合时，自然恰得。”王氏既承认其有理，又谓终没交涉，未免苛刻。余谓咏物诗实难得佳。盖轻重去就之间，掌握分寸，极不容易。圣俞此诗，以春洲、荻芽、杨花递入河豚，亦算自然，纵不能谓为绝唱，要不失为可传之作也。论诗能严而不刻，斯可耳。

《宋诗钞·宛陵诗钞》页五《范饶州坐中客语食河

豚鱼》。

二

孟郊、贾岛皆以诗穷至死。而平生尤自喜为穷苦之句。孟有《移居》诗云：“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乃是都无一物耳。又《谢人惠炭》云：“暖得曲身成直身。”人谓非其身备尝之，不能道此句也。贾云：“鬓边虽有丝，不堪织寒衣。”（按，《客喜》诗）就令织得，能得几何？又其《朝饥》诗云：“坐闻西床琴，冻折两三弦。”人谓其不止忍饥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

按，孟郊、贾岛，欧公曾讥云：“下视区区郊与岛，萤飞露湿吟秋草。”（按，《读李白集》）其后东坡亦谓“郊寒岛瘦”。后人因遂卑视之。平心而论，郊、岛固非李、杜之比，然诗国境域甚宽，不应只容一二种风格，且不应以风格强分高下。况其人能专意为诗，刻苦吟咏，穷愁不改，立品已足使人生敬；万以孟郊读书甚多，学问甚博，实足与韩愈抗衡（韩、孟二人联句，工力适敌，宛如两强相角，各不相下），岂能轻轻抹杀！又二人生当中晚乱世，浮沉人海，身世艰苦，气象寒瘦，正自可谅。而彼写穷愁之所以出人意表，全在身历其境，而又心口如一，无腴腆造作之态。此一真字，欧公亦看得真切，故特于此拈出。夫抱真乃诗人之第一义，若弃真即伪，人品可知，何有于诗！有人身处安泰，而强赋穷愁，虽粉饰完好，岂能不受赵秋谷《谈龙录》之讥薄！

三

圣俞尝语予曰：“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贾岛云：‘竹笼拾山果，瓦瓶担石泉。’姚合云：‘马随山鹿放，鸡逐野禽栖。’等是山邑荒僻，不如‘县古槐根出，官清马骨高’为工也。”余曰：“语之工者固如是。状难写之景，含不尽之意，何诗为然？”圣俞曰：“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以意，殆难指陈以言也。虽然，亦可略道其仿佛。若严维‘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则天容时态，融和骀荡，岂不如在目前乎？又若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贾岛‘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则道路辛苦，羁愁旅思，岂不见于言外乎？”

按，“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二语，首见于此，屡为诗家、评家所引用。前者重在景物之描写，后者重在意境之表达。所谓“难写之景”，即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笔下所无者也。所谓“不尽之意”，即虚中见实，无中见有，腾出一个空间，使读者可以驰骋想象。老子云：“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埴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此之谓也。

四

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故其诗曰：“多情怀酒伴，馀事作诗人”也。然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此在雄文大手，

固不足论，而余独爱其工于用韵也。盖其得韵宽，则波澜横逸，泛入音韵，乍还乍离，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类是也。得韵窄，则不复旁出，而因难见巧，愈险愈奇，如《病中赠张十八》之类是也。余尝与圣俞论此，以谓譬如善驭良马者，通衢广陌，纵横驰逐，惟意所之；至于曲水蚁封，疾徐中节，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圣俞戏曰：“前史言退之为人木强，若宽韵可自足，而辄傍出，窄韵难独用，而反不出，岂非其拗强而然欤？”坐客皆为之笑也。

按，《六一诗话》为后世诗话之祖，乃欧公创制也。以随笔漫谈之形式，为上下古今之评隲，灵而不滞，庄亦杂谐，记录朋侪议论，世人好尚，则更为文学史可资之素材。斯体一出，后学从风，亦有以也。今但录其足可玩味者数则，非谓精华尽在是也。

《温公续诗话》三则

司马光

一

鲍当善为诗，景德二年进士及第，为河南府法曹。薛尚书映知府，当失其意，初甚怒之。当献《孤雁》诗云：“天寒稻粱少，万里孤难进。不惜充君庖，为带边城信。”薛大嗟赏。自是游宴无不预焉，不复以掾属待之。时人谓之“鲍孤雁”。

按，鲍当劝谏薛映而触其怒，于是转而作诗以进。诗中以孤雁自比，意谓不惜冒死进逆耳之言，其意乃为尽忠而已。薛到底是个明白人，所以得诗大喜，并从此对鲍当另眼相看。

又，诗话不仅评诗，且又记事。自欧阳、司马二公创始，后世作者亦皆效法，于是诗话遂兼文史之职。鲍当《孤雁》诗，又见吕祖谦《皇朝文鉴》卷二十六，命意措词，都臻上乘。然其本事，却赖司马公诗话始得流传。诗话之有功于诗，由此可见。

二

《诗》云：“牂羊坟首。三星在罍。”言不可久。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用权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无罪，

闻之者足以戒也。近世诗人，惟杜子美最得诗人之体。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按，杜甫《春望》）“山河在”明无馀物矣；“草木深”明无人耳；花鸟平明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他皆类此，不可遍举。

按，此是因《六一诗话》所引梅圣俞语而举例加以证明。以杜甫此诗印证“意在言外”，颇为恰当。

三

熙宁初，魏公（按，韩琦）罢相，留守北京，新进多陵慢之。魏公郁不得志，尝为诗云：“花去晓丛蜂蝶乱，（按，《苕溪渔隐丛话》作“风定晓枝蝴蝶闹”）雨匀春圃桔槔闲。”时人称其微婉。

按，韩琦于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为相，熙宁元年以安抚使判大名府（即北京），一旦失势，即受侮慢。诗云“蜂蝶乱”，不知者只当是写景，经司马公指出，才知就里。无独有偶，宋人汪藻作《点绛唇》，结语云：“君知否？乱鸦啼后，归兴浓于酒。”人问何以“归兴”偏在“乱鸦啼后”？汪氏笑而不言。原来乃以“乱鸦啼”喻朝中谏官一再弹劾，而汪氏亦终于挂冠归去。词中本事如此曲折，倘非吴曾《能改斋漫录》记载，后人又岂能猜测？

《温公续诗话》，宋司马光撰。书中首称“《诗话》尚有遗者。欧阳公文章名声虽不可及，然记事一也，故敢续书之。”可见是为续欧阳修的《诗话》而作，当是司马公晚年作品。

《叶先生诗话》七则

叶梦得

一

禅宗论云门(按,谓释教)有三种语:其一为随波逐浪句,谓随物应机,不主故常。其二为截断众流句,谓超出言外,非情识所到。其三为函盖乾坤句。谓泯然皆契,无间可伺。其深浅以是为序。予尝戏为学子言:老杜诗亦有此三种语,但先后不同。以“波漂菰米沉云黑,露冷莲房坠粉红”为函盖乾坤句。以“落花游丝白日静,鸣鸠乳燕青春深”为随波逐浪句。以“百年地僻柴门迥,五月江深草阁寒”为截断众流句。若有解此,当与渠同参。

按,宋人喜以禅喻诗,亦一时风气。此盖内典中本有许多譬喻,五花八门,令人目炫,其间亦颇有极佳者。故谈艺者爱而引之。儒者往往以为五经包罗万象,无所不有,而不知于研探艺术时,却苦于词语不足,形象贫乏,无从表达。于是宋人遂开以禅喻诗之例,亦不得已也。

二

欧阳文忠公诗,始矫崑体,专以气格为主,故其诗多平易舒畅,律诗意所到处,虽语有不伦,亦不复问,而学者往往遂失于快直,倾困倒廩,无复餘地。然而公诗好

处，岂专在此？如《崇徽公主手痕》诗：“玉颜自昔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此自是两段大议论，而抑扬曲折，发见于七字之中，婉丽雄胜，字字不失相对。虽崑体之工者亦未易此。言意所云，要当如是，乃为至到。

按，崑体原未可厚非，其所以受人訾议者，以其只具形式，不问内容耳。苟寓意深厚，如义山所为者，人何得而讥之？

三

“开帘风动竹，疑是故人来。”“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怜宵。”此两联虽见唐人小说中，其实佳句也。郑谷诗：“睡轻可忍风敲竹，饮散那堪月在花。”意盖与此同，然论其格力，适堪揭酒家壁与为市人书扇耳。天下事每患自以为工处著力太过，何但诗也。

按，见前人好句，每欲效之，否则欲师其意，此亦人之常情。然因此每致用力太过，斫丧自然。不可不戒也。

四

晋魏间诗尚未知声律对偶。陆云相谑之辞，所谓“日下荀鸣鹤，云间陆士龙”者，皆指为的对。至于“四海习凿齿，弥天释道安”之类不一，乃知此体出于自然，不待沈约而后能也。旧不解“四海”“弥天”为何等语，因读梁皎然《高僧传》载习凿齿与安书云：“夫不终朝而雨六合者，弥天之云也；私渊源而润八极者，四海之流也。”故摘其语以为戏尔。